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十五回 國泰悖君囚劉公 和公進省兩反目

買賣將本圖利，各行都許發財。披星戴月走天涯，多少離鄉在外。
或住鹽店當商，或賣珠寶綢帛。
賣藕賣姜賣草鞋，也有鮮果青菜。
人生都是命定，時來大發財源。
歪打正著皆賺錢，何用費力巧算。
田地置上幾頃，瓦舍蓋上數間。
驟馬成群門前拴，丫頭小使陪伴。
吃的肉山酒海，穿著綾羅綢緞。
腆著肚子耍自然，人人都是愛看。
行動騎馬坐轎，大機構堆著銀錢。
一妻二妾賽神仙，家裡外頭方便。

閒言不敘，話說國泰無理違法，追問劉公，劉公聞言不悅，說：「國泰休得無理，你本是當今貴戚，理應與國同體，聖上哪件虧負於你，張口欺君。你頭頂身披俱是皇恩，你為何忘本，須要激發天良，報聖上皇恩方是正理。本部堂奉旨犒軍，你依仗兵權在手，欺壓欽差如欺君，好生無理。」國泰說：「你依仗著是太后乾殿下，又是中堂，在京人人懼你。你來到濟南府，我令你死，就得死；我令你活，你就活。你當我不敢動你。」

遂吩咐：「軍牢把山東劉下在獄中，明日再究問他的實情。」劉公喝道：「好一個大膽的國泰，真正叛反國家了。」國泰退堂回後宅，眾文武面面相覷，默默無言而退。

不表劉公入獄，且言劉安、張成二人將隨來執事人役等眾安置已畢，二人坐在公館納悶，自思：「此事有些不好，怎麼撫台將咱家大人迎接入城，為何將跟來的執事從人皆阻在城外，其事蹊蹺詭異，令人可疑。」正在疑慮之間，只見范浩然慌慌張張從外進來，口內直說：「禍事不小，禍事不小。」劉安、張成聞言，忙問：「二老爺有何禍事？這樣驚慌，請坐，再講其詳。」范鼎喘息已定，說：「這巡撫國泰果真有了反心，皇家天使他竟當作兒戲，凡有人進城有兵把守，不令進城，准其人出城，不准人人入城，是我隨著官兵混進城中，隨著眾弁潛至大堂。見國泰目無法紀，所言的話皆是叛言，究問大人來山東有何事？大人說：『前來犒軍，』他不信，反以惡言傷人，大人以言頂撞，觸動他之怒，他把大人下在獄中，你們想這事怎麼辦是好？」劉安說：「我自得親身走一趟，去迎和大人，令他急速來省，一則救咱大人出獄；二則好拿國泰進京問罪。」

言罷，抓過快馬一匹，認鑿乘騎，加了一鞭子，其馬四蹄蹬開，連夜送信去了不表，正是：忠良遭難困牢獄，天公必然降吉祥。

且說劉公入了獄，坐在獄神廟默默無言，閉目合睛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劉墉奉旨查辦山東民情，反被國泰拘在囹圄，這逆賊的牙爪很多，耳目甚眾，欺虐山東十府的良民，我即入他牢獄，看他怎樣辦我？真乃大膽妄為！」正然思索，忽聞外面有腳步之聲，抬頭睜睛一看，原是門生韓泰昌走來，說：「老師受驚了，門生請安來遲，望祈老師恕罪。門生帶來飲食，請老師用些。」劉公說：「足見你一片忠愛之心了。」韓總兵低聲說：「門生今夜晚得便，欲將國泰殺了可也？好救老師出監。」劉公搖首說：「不可造次。你是武將，心太粗了，國泰雖有逆國之心，他乃是皇上的國戚，他雖然罪犯天條，只遵候皇上定奪。」

我是欽差，將我下在獄內，他是罪上加罪，雖然他兵權在手，威風張大，他不敢懲治本部堂。我在囹圄穩如泰山，他到添了愁煩，加上了憂慮、周轉，你若一時性躁，殺了國泰，如殺君王一樣，你雖是武狀元出身，須要有三韜九略，諸事不可粗魯。

夜已深了，你暫且歸你公館去罷，勿庸替本部堂擔憂，我料他將我下在牢獄，他亦後悔不及，我在獄中心寬似海，他在官廩腹內添愁。」韓總兵說：「多蒙老師訓教，門生頓開茅塞矣！就此告退，明日再來請安。」

不言韓總兵回公館，且說國泰退堂回後宅，坐在書房默想：劉墉前來，奉旨犒軍是假，前來拿我是真，雖將他下在獄內，明日若將他殺害，他乃是欽差大臣，又是太后的寵臣，有些不便。若釋放了他，他豈肯與我善罷干休，放也不好，殺也不好，實將我難住無計可施，坐臥不安，忘食廢餐，心神不定。忽然說道：「執掌大權生死簿，山東全省任我行。我乃是自在海外天子，全省國課任我使用，殺一劉墉也無妨礙。」正然愁思，只見進來兩名美女，近前說：「給大人請萬福金安，請示大人，酒宴早已齊備，四十名美女執著各樣音樂、絃索皆在筵前伺候多時了。」國泰說：「本部院現今愁上眉梢，無心用膳。」二美女說：「大人乃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從哪裡來的憂愁？」

國泰遂將劉墉奉旨犒軍之事從頭至尾始末緣由訴說了一遍，二美女聞言，笑說：「大人乃是海外天子，掌著生殺之權，俗云：『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』些須小事，怕他怎的？愁他怎的？量他也起不了大風波，他就是起了什麼風波，大人手下有百萬之兵，大小將弁不計其數，大人何必放在心懷。」正是：春宵一刻金難買，花下尋梅風流高。

國泰聞言，哈哈大笑，將愁腸拋在九霄雲外去，赴風流宴去了。這事勿庸細表。

次日清晨，中軍進內稟知現有京都和大人前站已到，大隊不久來到。國泰聞報，遂吩咐：「中軍拿我令箭一支，分排四鎮總兵在大堂伺候。」自己暗想：「中堂和坤與我家是至親，家中來信言說他將我二弟參倒。撤去穿馬褂，罰俸一年，其情可惱，我與他先親後仇。他今下山東必有原故，他雖然是一品大員，現今兵符在我手內，有何懼哉！看他的形景再作區處。」

復又回想：「劉墉下山東被我下在獄內，折磨他的傲性，令他心服口服。再放他回京各守其職，他那時方知我的厲害；現今中軍報道，和坤也來了，我心中實是納悶，和坤素與劉墉二人不睦，二人如何前後來至山東？我見面須得小心，看風駛船，若他的言語不遜，拿他進衙究問他的實情，若捧聖旨到來拿我，我扯碎聖旨，看他怎樣？」主意已定，立刻升堂，吩咐：「四鎮總兵前去迎接和中堂，本部院隨後接他進城，把四門閉了，看我眼色行事，說拿就拿，說綁就綁。」眾大小武弁遵令辦理排隊去迎接。

這四鎮總兵領令下來，面面相覷，乘馬出城。登州府總鎮韓泰昌忍不住就說了話哩，說：「三位總鎮大人，今日迎接和中堂，又是迎接劉中堂一樣的法碼。看此光景，竟是國家逆叛，咱若不遵撫台之令，咱們為違令必斬。若遵其令，咱皆受浩蕩皇恩，違背皇恩，稱為謀反大逆，千古落一臭名，雖然在他節制，咱食的是皇家俸祿，為何遵他亂臣之令。」三位總鎮說：「此話真是良言，依韓大人怎樣辦法？」韓總鎮說：「若依我見了和中堂，將國泰的行為和囚劉中堂合盤托出，明依國泰，暗助和中堂辦事，三位大人意下如何？」三位總鎮聞言大悅，說：「就遵韓大人之言辦理。」四總鎮商議已定，遠遠望見人馬踏踏而來，四家總兵棄驢在路兩旁而立。只見大轎臨近，四家總兵報名，一齊跪倒說：「東昌府總兵袁大任、兗州府總兵秦開山、曹州府總兵馬飛雲、登州府總兵韓泰昌迎接大人。」

和中堂吩咐：「起來講話。四位貴鎮離這省城最遠，有何公事皆到省中？」四家總兵一齊口說，「大人，卑職等無事不敢擅離汛地，皆因上司撫台大人將卑職等調來，卑職等不敢不來！」

和公點了點頭，又問道：「劉中堂幾時來到公館，打在何處？」

四家總鎮打了一千：「卑職等不敢瞞哄大人。」遂將國泰所作所行，大逆不道之事皆以稟明，和公聞言問道：「四位貴鎮之意當如何之？」四家總兵回答：「卑職等乃皇家之官，謹遵大人調動，不敢生異心！」和公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本公奉旨前來捉拿國泰

進京科罪，我進省看國泰之動靜，四位貴鎮看我眼色行事，事後回京，本公必然保奏貴鎮等升官。」四家總兵打躬：「謹遵大人鈞令。」言罷，一齊上馬，跟隨大轎奔省城而來。

及至城門，見國泰在城下立候，和公下轎迎上前來，國泰假意含笑請安，口呼：「表兄可好，數載未晤面，還是精神百倍，吉人自有天相。」和公亦陪著笑，口呼：「表弟，身體健壯，面目更顯光輝，福祉增加不誣也。」二人哈哈大笑，攜手攬腕，徒步而行，說說笑笑進了城門，將城門關閉。和公作為不知，說：「表弟，你的才幹不小，愚兄觀表弟整治得這省城肅清而威武，真乃是一番新氣象。」國泰說：「自從弟在此為巡撫，風調雨順，黎民安樂，從先的律例我都更改維新，王命兵符在我手內，哪一個敢不遵。若不遵我的法令，立刻推出去斬，立決不貸。」和公點頭說：「那是表弟的虎威，誰敢不遵！」說說講講來至巡撫衙門，和公見兵丁從署外排至大堂，皆是弓上弦，刀出鞘。文武大小官員在大堂下侍立，內有四鎮總兵，皆跨刀在大堂上站班。來至大堂，國泰將臉一沉，口呼：「表兄，你來在山東省有何公事？可是奉旨前來拿我國泰，須要說明，若不說明，含混啟齒，那時難講親戚分上就有些不便了。」和公聞言，心中不悅，面上含嗔說：「表弟你好生無禮，來至公堂，你也不請聖安，反藐視當今的天使，目中無人，眼空四海，欺壓表兄，硬要口供，你說你有王命兵符，我和坤現在掛天下提督職銜，莫說你是山東巡撫，就是各省督撫皆在吾掌握之中，任我提調，你欺壓本公，如欺壓聖主，你真膽大包天，可惡之極。」國泰聞言大怒，說：「你且住口，在京皇上為主，在此以我為主，我叫你死你就活不了。」不知和坤生死？且看下回分解。